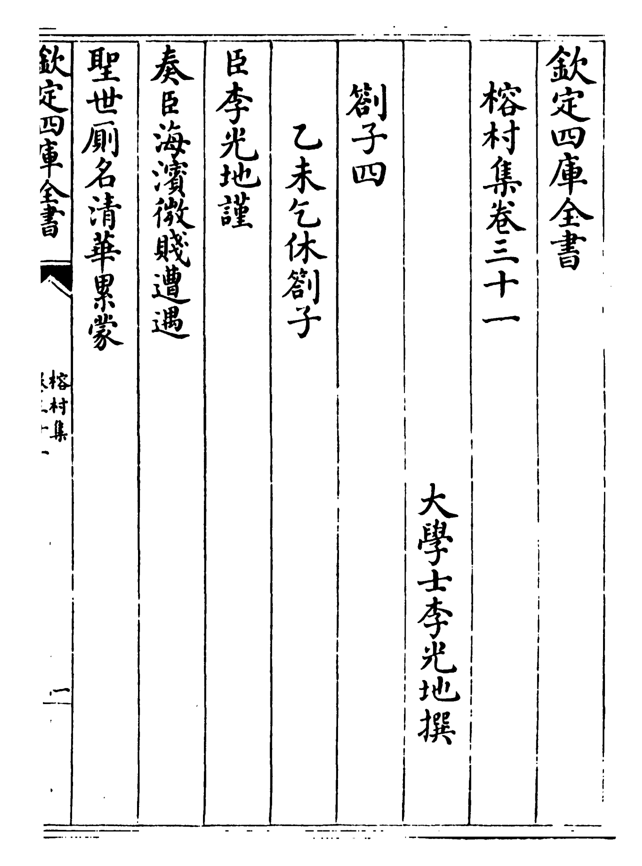


集部



榕村集卷三十一

大學士李光地撰

劄子四

乙未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廁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躐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洊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凡臣四十年來除授皆

出

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俸次之所宜承也前後居官庸碌無狀荷

聖主寬大含容察其疎愚恕其罪戾矜憐保護之下遂

得幸全身名以至今日至於
顧問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臣久嬰殘
疾老而彌劇又因三年前瘡毒發體曽具摺丐
恩休致蒙
御批云云欽此臣伏讀感咽竟日沾纓不能自禁既復
奉
面諭以内閣現在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
賜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皆日月雨露之所晞潤

也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臣復叩申前請又蒙
皇上以承平日久修文爲先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説雜
特加删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
年間荷
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駁正則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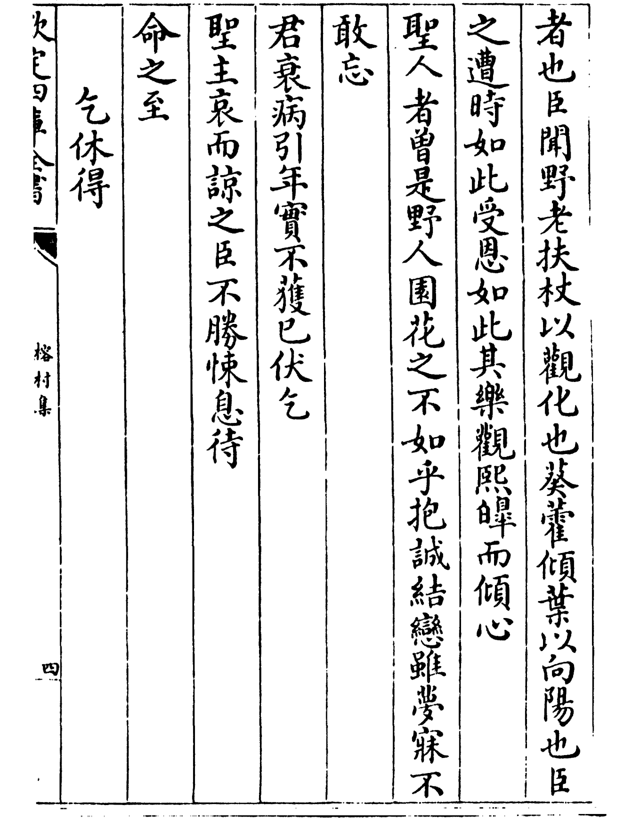
使愚蒙頓開昏翳立現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

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症候旁雜每遇奏對多失儀節

聖主哀矜之至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没於閩亂之時窆封淺土與臣母未得合袝臣母之没因臣在京守制應得

恩數亦未蒙部給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久者暴露已屆十年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露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壤未沾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

君父之前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不勝感激之至臣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至於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来未有如臣之幸


者也臣聞野老扶杖以觀化也葵藿傾葉以向陽也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
聖人者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
君衰病引年實不獲已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乞休得

溫綸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臣以衰疾乞休實出於萬不獲已上疏之後累夜反側不能自安葢身病不任樞機年暮則須引退此臣之義也然曠世之恩難忘而如天之德未報此又臣之情也本月十一日恭聞

聖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寛弘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並著勤勞今雖以老疾乞

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正資倚毘共樂昇平奈
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暫給二年假事完即
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欽此臣捧讀感激流
涕雖親戚僚友見之莫不為臣悲喜也伏念臣以海濱
賤士自壯歲即受
聖主特達之知延及晚節有加無替爵禄之餘教誨成
就本駑駘也而鞭策之比於良乘本樗櫟也而繩削之
比於佳材誼兼

君師恩同父母至於衰老疲癃應與敝帚同棄而又褒
奬以榮其歸眷念未忍其去凡
天語之優厚一一非微臣之所敢當臣誠何修而得此
於
聖世哉再念
君父矜惜之恩至於如此爲臣子而敢頃刻懷安非人
類也但恐頹齡已廹而痼疾多嬰不知此生有分復見
天光與否倘託

皇上天地洪鈞之庇喘息猶在筋束僅支雖不能効力
班列尚覲扶曳萬里瞻覲
聖顔以畢餘生之願則臣雖瞑目不朽矣除修本赴通
政司謝
恩外謹具摺先此稱謝以
聞臣收拾諸書完明且調理脾疾稍愈即赴熱河交繳
書籍詳請
聖訓并叩首

陛辭請期就道臣不勝感激戀慕之至

陛辭回京奏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允回鄉趨

行在謝恩辭陛蒙

皇上欽賜寓館每日賜食兩次又賜見六次教誨諄渥

雖父母顧復之慈無以為喻所最驚心者臣以微菲賤

士通籍四十餘年出入中外毫無報稱從前
恩遇隆加慚懼已極今兹老病求退愧恨尤深乃荷
皇上恩旨錫之褒嘉
御製餞詩録其微節古人有云文追典誥論極皇王一
言既出孰敢改評臣誠不足當此然
聖主終始保全之厚雖没身何可忘也又
命諸王及大臣詞臣賡和成篇播之朝端永爲家寶加
以重賜扁聯義取詩書

皇上所以策勵老臣者備至而循省平生無能髣髴
聖言之萬一汗顔踧踖尤不自勝臣祖臣父臣叔臣弟
臣冒昧以微善奏聞俱蒙
御筆扁聯之賜泉壤生光蓬門改色私家何幸而邀此
於
聖世恩施愈重報塞愈難惟有舉家相勗循分讀書處
為守法之民出為奉公之吏如細草欲酬三春之德聊
存寸心而已今臣住京數日與

武英殿諸臣商畧未盡事宜且收拾行李書籍於九月
初旬内買舟登程北向叩首瞻戀無極禱祝
聖祺與天同壽謹此具摺恭謝以
聞
賜食物紅稻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六日南書房捧出
皇上恩賜臣燻細鱗魚一匣鮮鹿肉條一匣另紅稻一

石即叩頭祇受隨奉薦祖先均霑
天澤切臣以辭
闕到熱河旬日之内朝饔夕飧悉飫尚膳此從古藜羹
糲飯之人所未經見今臨行匆匆猶蒙
皇上念及遠自
行幄馳
賜珍鮮眷注深恩有加無已其時適有同僚數人送臣
者在坐莫不歎息咨嗟謂

皇上篤念老臣如此其至也紅稻異種出自天貽臣謹
推錫予之意試之兩熟之鄉使萬世頌后稷者亦無此
疆彼界不獨臣家子孫服穡先疇誇為盛事而已謹具
摺恭謝
聖恩臣不勝瞻依戀慕之至

報到家日期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八月初十日在熱河叩首

陛辭至九月初三日出京初九日開船迴望

闕雲日遠戀

主之私結於夢寐縁水行遲滯而臣以衰病之軀遇江湖風雨則多停宿直至臘月方涉閩境一路見浙閩年歲甚是豐熟閭閻安堵枹鼓不驚至武臣仰體

聖意塢堠墩臺處處修整器械衣甲亦甚鮮明此皆

皇上德威遠曁故能使陬澨從風蒼黎食福也臣託

皇上天地洪庇長途無他疾病但兩耳益聾自是老人

氣候抵家後經營私事之暇當仰遵
聖訓調攝餘生庶幾筋力猶能支持再圖一望
天光是犬馬之至願伏祈
皇上為社稷蒼生保重稍節兢業萬幾之勞優游彌性
迓無疆之休海内臣民不勝厚幸
萬壽節恭賀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恭惟

皇上運際中天德符隆古民心歸而帝命鞏固謳歌遍而歷數悠長葢有超千古之事功則必有冠百王之祿壽此自然之感應在書洪範無逸在詩天保卷阿皆可徵也恭逢康熙五十有五年三月

萬壽陽序布和羲馭躔舒景萬物齊潔同兆庶之熙風永晷增加協升恒之純嘏河圖數周而洛書方始皇極福斂而天壽同流頌禱覃於溢陬瞻依及乎蠕動臣適以家居未得與廷臣蹈舞墀下遙望

紫闥徒有心傾率父老以祝三多臣民齊願聞山川之
呼萬歲草木同聲臣不勝懽欣慶幸之至緣在籍未敢
奏表謹具摺稱賀以
聞
萬壽節進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賜准歸里以舊歲除夕抵家隨於本年正月初三日

具摺報明遵
旨送交總督滿保代為封奏訖臣一路所經凡歷六省
烟火萬里雞犬相聞延及海澨波浪不驚允稱太平極
盛之世雖福建土窄人滿民貧俗奢未能家為久長之
規人興禮義之化所賴
聖人遠照文武冰兢兵民和安姦盜斂戢視臣二十年前
還朝之日吏治民生營壘學校又覺蒸然一變矣臣以
暮齒身載

殊恩日與鄉村耆老歌詠堯舜之澤曠古遭逢史乗希
覯惟是戀
主私衷拳拳夙夜當此拜舞之辰未與班聯之列萬里
陳誠不勝悚息臣撿得家蓄舊板書八種俱屬平常之
書其中真德秀讀書記乃其平生攻苦積累所成頗為
前儒推重然訪之德秀浦城舊鄉久無此板故此本皆
係前人寫補間亦殘缺一二無從鈔足若
禁苑未備此書似亦可供

乙夜之覽也緣閩中僻陋鮮有收藏愧無精善之本可
獻臣不勝惶懼依切之至
旨催還朝乞展限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准翰林魏廷珍手劄内開閏三月初八日召魏廷珍
至清溪書屋
皇上親交摺子一封著給大學士李光地家人帶去再
傳

旨他去年除夕到家其家事皆舊日事八九箇月可完
事完後著於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過歲三月間可
到再傳與他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著
善為保養再荔支性極熱亦著少喫當日朕初食荔支
味好久覺極熱故不令進送此皆朕所親歷過者著傳
與他欽此
皇上眷念微臣不待假滿速使趨
闕又憫其衰老起居飲食之節教誨備至臣伏讀涕零

望北叩頭謝

恩訖切臣夙受

恩知獨深且重河嶽之潤涓埃未酬陽春之暉寸草難

報徒以衰老聾瞶坐立艱難政事重地義應引年解職

且家有窀穸私事瀝控下情籲乞歸里恭蒙

皇上哀憐俞允而且

天語諄諄褒勉慰藉命其假滿復來在

君父垂念臣子如此為臣子者茍一息之僅存何忍不

重蒞扶持一覲
天顏以畢餘生之永願乎臣原擬於明歲秋間就道今
奉
明旨當即束裝但臣私家之事纔得兒媳輩歸土臣妻
尚未安厝閩俗得地甚難乞
恩寬數月俾以三冬買地妥當便可以葬事委之子孫
即於明歲開春登程赴
闕矣又念臣忝列政府進退之間頗係

國體有下情劄與魏廷珍代奏亦恃
皇上恩知深厚故敢斗膽冒罪如此也伏乞
聖慈垂照臣不勝恐慄待
命之至
報明途中患病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遣家人奏摺後臣隨收拾行
裝以二月初十日自家起程望

闕神馳恨不得尅日飛至瞻覲

天光也祇以犬馬齒衰年異一年出門後感劍溪仙霞一路烟嵐之氣三月中旬間遂得脾胃之疾及過杭州舊病因之大發平常每發歷朝昏即平復此番夜以繼晝至次日早飯後猶未痊病中自思幾不敢有朝

天之望荷蒙

皇上如天之庇幸而更甦自此趲程迤北

紫極日近晨夜引領載欣載犇但衰老之軀加以病後

誠恐水陸之次買藥問醫躲避風雨較以常程不無遲滯心切於

日月之旁而身羈於江湖之滋夢寐不寧無以自遑謹

先差家人齎摺奏明伏乞

聖慈矜其老憊俯垂寛恕倘到京不能及避暑之前即

當星赴熱河

陛見臣不勝瞻戀惶悚之至

請赴熱河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二月初由閩趨

闕緣途中屢患疾病舟輿遲延不得遂其瞻仰逼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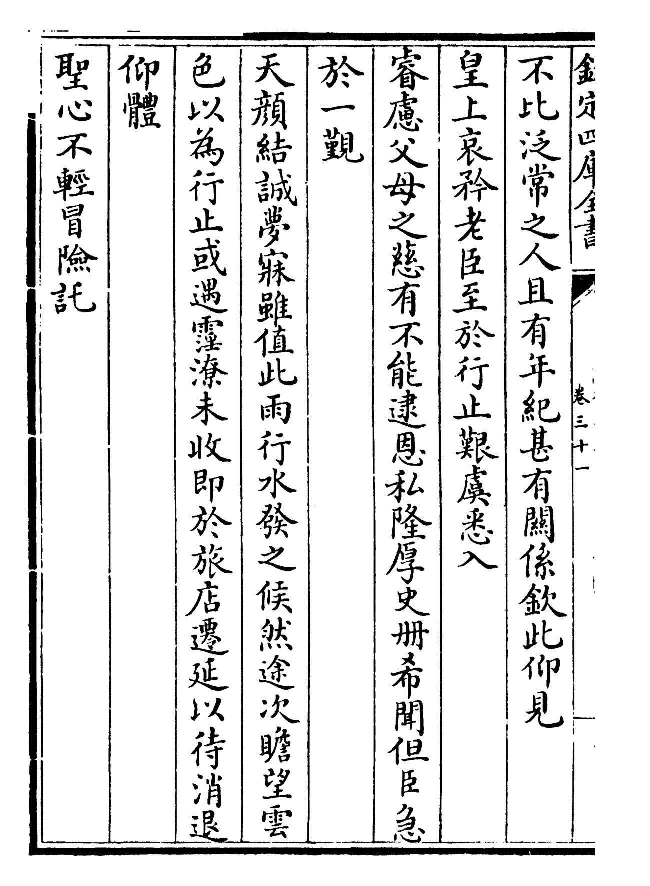
私經具摺遣家人奏明幸達

聖覽及舟過臨清接京中家信内開五月初六日

上諭魏廷珍寫字與王蘭生李鍾僑大學士李光地早

晚到來夏至以前到方好夏至以後小暑天氣已熱往

熱河来一路山溝甚多恐雨水陡長難以行走大學士


不比泛常之人且有年紀甚有關係欽此仰見
皇上哀矜老臣至於行止艱虞悉入
睿慮父母之慈有不能逮恩私隆厚史册希聞但臣急
於一覲
天顔結誠夢寐雖值此雨行水發之候然途次瞻望雲
色以為行止或遇霪潦未收即於旅店遷延以待消退
仰體
聖心不輕冒險託

皇上同天之庇自然無事今臣已至張家灣入京雇車騾收拾衣裝即便就道相應先行奏明臣不勝瞻戀之至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

上准天度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

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營横海而来黒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隅此尤歴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

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具紀載抑且息從来之經史聚訟述皇輿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為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
義中朱子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
旨未蒙發下令精義已刊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别條補入或詳作
案語令學者無疑於朱子之説統候
聖誨遵奉施行
丁酉熱河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康熙九年通籍荷

皇上豢養之恩垂五十年中間陞轉俱越常調比及近

歲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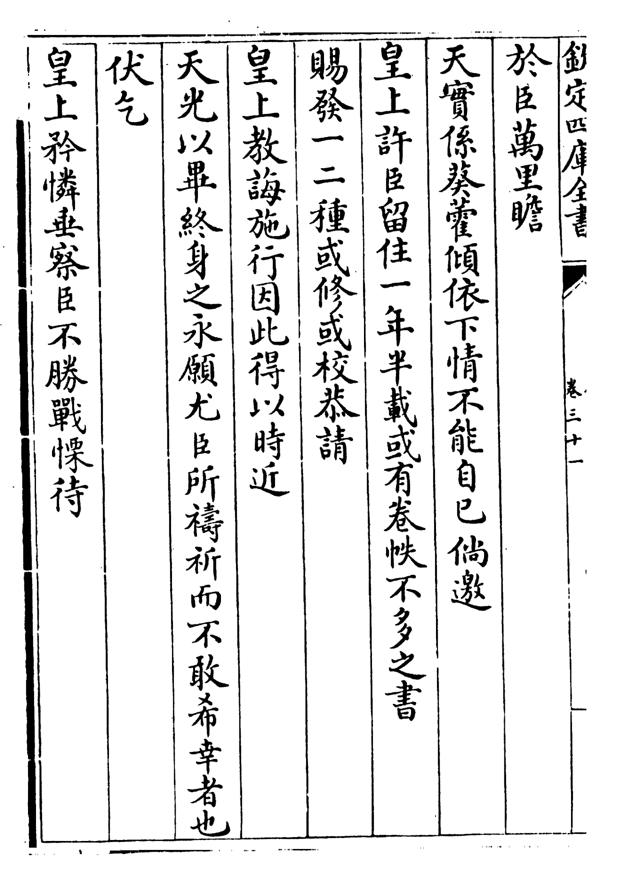
恩施益厚眷顧益優在旁人視之莫不為臣欣幸而臣

夢寐惕驚自量材德淺薄不足以膺非常之福況晚節

末路古人所難誠未知犬馬餘生終能茍全身名於

聖世否也前歲陳情乞休復蒙

優旨慰留命其私事完畢來京辦事微臣伏念受曠世之恩者不可守拘硜之節茍喘息僅續無非報國之年豈敢以衰老力求休罷惟是臣下脫殘疾日劇一日加以耳聾脚弱精血既虛六氣易感內閣重地百僚具瞻誠恐奏對不聞綸綍之音趨蹌有失堂陛之節在臣身之事甚小而國體所關實大是敢冒昧籲控於君父之前乞將臣缺簡授賢能庶幾要職不致久虛至



於臣萬里瞻

天實係葵藿傾依下情不能自已倘邀

皇上許臣留住一年半載或有卷帙不多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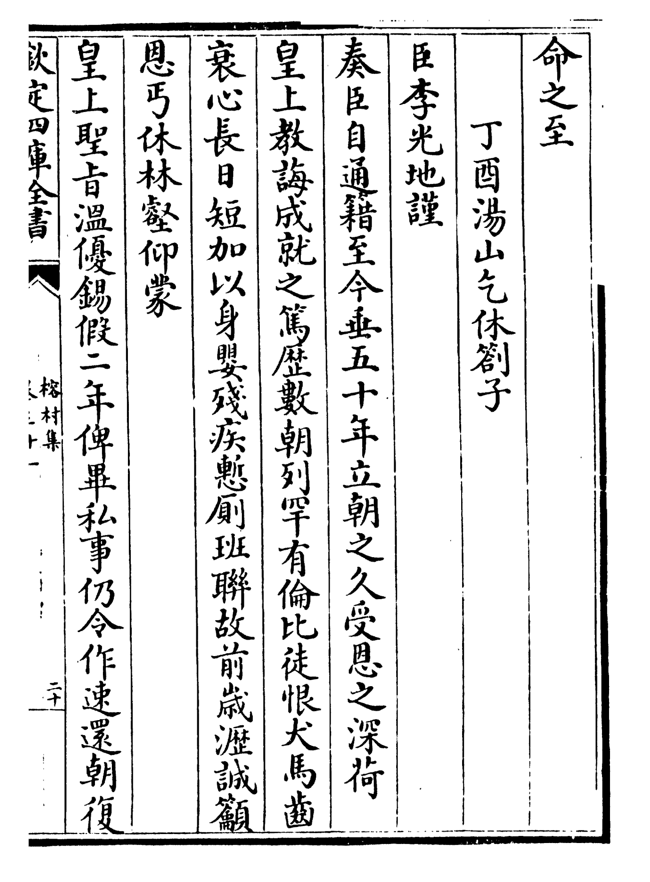
賜發一二種或修或校恭請

皇上教誨施行因此得以時近

天光以畢終身之永願尤臣所禱祈而不敢希幸者也

伏乞

皇上矜憐垂察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丁酉湯山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通籍至今垂五十年立朝之久受恩之深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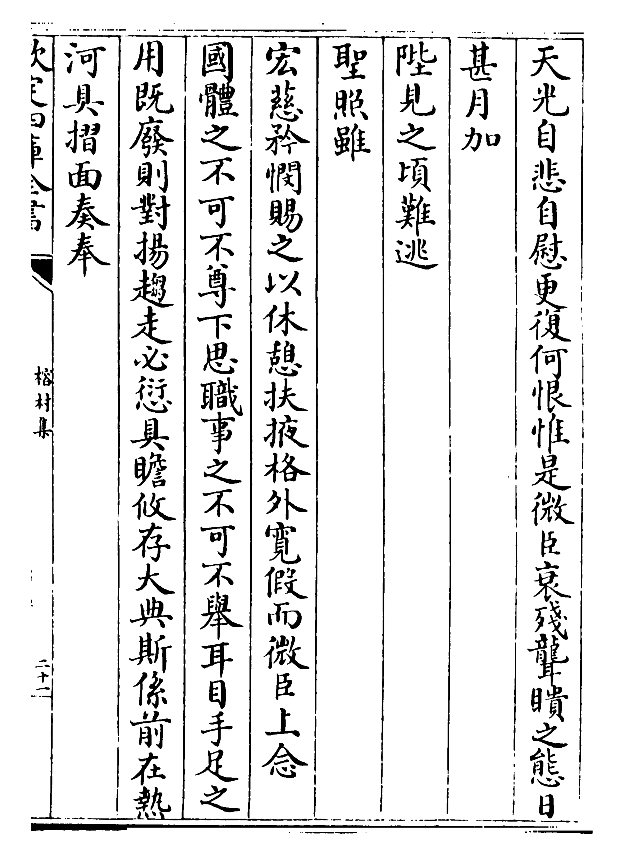
皇上教誨成就之篤歷數朝列罕有倫比徒恨犬馬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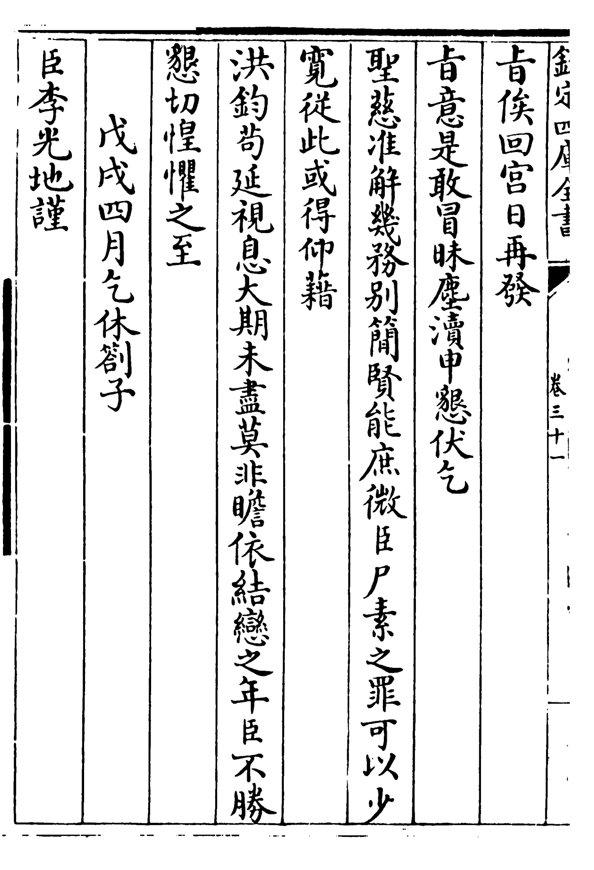
衰心長日短加以身嬰殘疾懇廁班聯故前歲瀝誠籲

恩丐休林壑仰蒙

皇上聖旨溫優錫假二年俾畢私事仍令作速還朝復

供舊職此前代所謂再入中書之榮史册誇耀臣誠何
人而得此於
聖世家居一年雖在夢寐之中感激之私與恐懼交集
蓋自知德薄榮厚報少施多茍節晚歲晏之有虧則
孤負天地父母之恩於無窮此螻蟻之情不敢自隱於
日月之下者也本年二月自家赴
闕七月趨熱河恭請
萬安誠不自料垂盡之齡果能復來重望


天光自悲自慰更復何恨惟是微臣衰殘聾瞶之態日
甚月加
陛見之頃難逃
聖照雖
宏慈矜憫賜之以休憩扶掖格外寬假而微臣上念
國體之不可不尊下思職事之不可不舉耳目手足之
用既廢則對揚趨走必愆具瞻攸存大典斯係前在熱
河具摺面奏奉



旨俟回宫日再發
旨意是敢冒昧塵瀆申懇伏乞
聖慈准解幾務别簡賢能庶徼臣尸素之罪可以少
寛從此或得仰藉
洪鈞茍延視息大期未盡莫非瞻依結戀之年臣不勝
懇切惶懼之至
戊戌四月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去歲七月間赴熱河

陛見具摺以老病乞休奉

旨著於回鑾日再奏及十月間臣在湯山迎

駕賜見之頃臣復請

旨奉

旨著於萬壽後具本欽此仰見

皇上矜憫老臣犬馬餘生終始保全之至意嗣值

皇太后違豫以至賓天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

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寢食不寧亦無暇為草

芥微命計矣近日從諸臣後奏事仰瞻

皇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邦

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自

本朝閣臣辦事未有如臣之耄老者兼以殘疾不能步

趨近又兩耳全聾每奏對不聞

玉音惶汗霑背至於在直議事或奉

旨與九卿會議之時答問殊不相應不特同僚譏笑即
臣內顧亦自憎嫌臣聞知足不辱若老不引分則招惹
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
深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幸荷
皇上矜憐准其休致臣應即具疏陳丐但王掞時方以
病在告閣內乏人臣俟王掞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
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
聖慈垂察臣不勝惶悚懇逼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榕村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三十二

書

大學士李光地撰

答劉國昌

夙聆貴昆玉令名殊懐企慕来諭諄諄連牘累紙其所稱引者甚多然以愚書生之意觀之三十年来迄無成績徒令沿海生靈千里為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其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容秋亦嘗不揣寒陋發其端緒事雖無成區區之心可矢也曾請於康親王議撫故云云今者諸公驟勝之餘志氣方賒固未足以語此然恐將来亦有悔禍之日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哻賓于王家此事非區區無其至誠亦莫肯擔負也目下又何必相逼乎且吾所以軍灞上者備他盜耳老親臺其安心以俟勿躁此劄彼中傳誦殊無怨怒為有服其黼哻賓于王家兩句

與友人

所示惜陰錄諸編未能逐條細撿惟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勦說雷同者不啻相萬也大學古本稼書意不謂然然觀賢者之所劈畫不動古文章次又不背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看來經傳之分不必太拘知止兩節及自天子以下三節即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雖未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說並傳未為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有欲相違遻者

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録云戒懼惟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為致中誠意為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於程朱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啟

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所以雖始格物而所謂涵養薰陶以立其基者已於小學豫之非無根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持敬之説也其慎獨則兼知行以為言也尊德性道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先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辨慎思行則曰慎獨曰誠意是敬

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而有正心中庸內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即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若稍更尊稿以戒懼為存心為尊德性之事以慎獨為致知力行為道問學之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不相悖矣此尊録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求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直接顏孟真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

之間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
然觧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纎微委折豈盡同哉大
學中庸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
則雖更相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遞傳相
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次文義之更定訓
釋以是為尊朱則末矣此愚所以不譏先生古本之作
而惟竊願於其學脈加之意也

上猗氏衛先生

畿輔日月之旁勢要鱗集大懼墮素訓而履危機朝夜惕息至於今日人之所易地之所難是以凡百艱虞非師門則不能諒也歲試大破人情悍然不顧以既厥事然此都自董黙巖題革學院供應後一輛一蹄官役皆得藉口以相要制徇之不可亢又不行剛柔兩無所施始知此老慕名之舉未盡善也朞月後内外煩蒙信諒然胥役及四方奸吏亦繁有徒無非窺伺投抵以相欺誤者一有不察便當坐受其過僚友亦將有所執

言而不復原其心矣此所以一日未竣時時恐慄也學規不敢遽倣古人歲試只釐剔弊竇而已科考預戒童蒙有能誦三經二經或經書圈內外註及小學全部古文百餘篇成熟者文理畧通即與入頖初試大名府應此科者四五十人拔取三分之二以勵實學今諸府皆欲推此行之且令蒙士胸有數本經書也一行沉埋時文中舊學全無温理吾師積年深造大業有緒明歲夏秋間都人之便倘得賜示一二以發愚迷地所刻一二

種小書皆示生童者不足呈教惟朱子語類録纂一種須就正時下方駐順廣間竢益近京圖覔寄耳

與張長史

昨論及戒懼慎獨兩節謂省克功夫貫徹日用不是只在獨知之處兄即云注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即此意也深服敏妙因而更加尋討則於注兩條始得其解始歎朱子之書綿密深確疑駁者固粗疎不足道篤信而為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也蓋自戒懼

而約之兩條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王姚江以為朱子之意誠如是也遂痛譏排謂動靜固强分矣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之際豈不益支離哉此因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虛齋為之說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使其至靜之中無偏倚而守不失焉自謹獨而精之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焉是致字工夫在約字精字内不是極之至靜之中

應物之際而後謂之致也僕每讀蒙引至此輒歎以為精當今因兄言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其發觧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為靜而設而獨之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不如伯璿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爾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自覩聞說到不覩聞也戒慎恐懼自是動時事但到靜中而此意猶存謝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是

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隱見分為四節而非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覩聞顯見處說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如此者若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其體始具省克而坊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其用始行理既如此又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之義可謂精而詞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則覩聞動也不覩聞靜也更無

所謂至靜者隱微獨知也顯見對物也更無所謂應物者且戒懼即約也謂收束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者謹獨即精也謂辨明理欲非復有精於此者致字實義乃在無所偏倚其守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中蓋存養省克功夫必至於此然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中和乃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為何如

答彭學士

蒙示纂子牙河一段誠有未合目前形勢者如單家橋

水只一二分臓家橋水有八九分以為單七分臓三分乃傳聞之誤又雄縣任丘自受順天保定河間之水與漳河無涉又漳河未合滏滹之先已分為二支既合之後又疏為二支此處似須詳明又廣平縣被滏專係漳水乃在未合滏滹之先滹沱不能至廣平縣也謹將原委大畧臚列四條奉塵清覽伏惟埀擇大抵

聖主數載精神自永定河而外惟留心漳河一事漳河即禹貢所謂洚水也其性湍悍不亞黃河況至冀州又

挾滹沱並流滹沱亦係渾水性亦剽急所以其勢盛大臧家單家兩支皆其末梢也臧家一支即所謂子牙河貽害八州縣已十餘年自

命築堤之後六年以來生民衽席矣此段洪恩似宜據實紀載至於漳水未合滹沱之先初入直隸之境如成安曲周肥鄉廣平諸縣自古受患蓋此數縣地皆沙土所以容易遷徙先時河經肥曲等處至近年全河悉注廣平一邑水流到此散為多支所以民地多被河佔

聖主察民疾苦豁除地賦以需水涸民始有更生之樂此漳河上游末流兩大關節也其應如何敘述以表皇仁伏想諸先生自有鴻裁

一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一出長子縣鳩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有合漳口在林縣境内東至磁州虞讓村自豐樂鎮而東至臨漳之西北流入成安之西南入直隸界

二漳河入直隸現在分為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

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衛入運一支由直隷廣平縣至山東丘縣地方復分為二其一俗呼老漳河自丘縣東北分流經直隷之威縣南宫棗强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至青縣北杜林鎮與完固口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俗呼小漳河亦自丘縣西北分流經直隷之鉅鹿廣宗平鄉至寧晋與滏河會又經束鹿冀州與滹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為兩支一支名單家橋河自完固口

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臧家橋河經河間大城為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

三先因臧家橋一道水勢深廣湍悍而河間獻縣上流之堤岸不修大城静海下流之堤岸久壞故夏秋之間水發淹漫不獨四縣之民田受害而水勢所注青縣文安霸州保定各州縣俱一片汪洋人民失業已

卯春

聖駕南巡因大城静海二邑士民迎
駕陳奏乃指授方畧命撫臣將静海大城獻縣河間一帶堤岸盡行修築盖西堤以護河獻文大覇保六州縣田廬而東堤以拯静海青縣兩處渰没又恐兩岸對廹必有一傷復命於東子牙堤上游廣福樓地方開河一道分水入淀由是水勢暢流兩岸完固五六年間八州縣田土盡涸收成豐倍歌咏
聖恩出昬墊而登衽席矣

四至康熙四十年又欽奉
上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
則於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往
詳看來奏欽此遵奉
諭旨巡看河源至臨漳縣十一月在玉泉山摺子啓奏
查漳河現在分為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
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强約其水勢
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半歸運

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
勢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然歸淀一支强而深通入運三支弱而淤
淺臣等議得所經由各地方應令官每年於水未發
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三支俱疏通無
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大時仍用挑水壩等法
逼水分流庶幾北不致挾滹沱以侵田南不致合衛
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仰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奉

旨知道了

與湖南廵撫趙松五

羈縻職守各天一方音素雖疎然心神則無日不相拳

切也荆南要區古稱蠢爾之地積歲宵旰故

特簡清德涖之二年以來績效立見誰謂洞庭彭蠡之

外頑不可化哉令弟頓致清華無階上摶謂非

聖主曠代之知不可勵節酬恩自是尊兄家法方愧恧

步趨之不暇無容更綴一辭矣弟久在㽓疆未得釋負衰老殘病兩者交攻偃枕而接將吏幾不能自支持而聖恩以其豢養之久未肯驅遠退懋尸素進憂罪詈此心惟可為知已者道耳有以提省鞭策尚祈因風指示

答桐城張相公

素蒙摯愛所得於前輩先生如水而瀰永者平生一人而已獨是語默出處之間心儀之而不能步其後塵為愧此則氣質學問為之疵累雖承先生終始不棄然而

一龍一豕固不待後世而品題定矣

新恩洊鶩晚節滋懼又不得先生者朝夕瞻仰於班行之末以覲型而寡過鴻逵益高小子方厲先生豈可徒喜其一日之遭而不錫之訓辭以覺悟其終身也近又新有亡兒之痛今所撫者煢煢諸孫而已誦王荊國詩所謂夢事中千變生涯老百憂者不知涕泗之零落也因思厚德如先生亦復經此蓼毒矧行負神明者耶獨羡世兄言行悉稟家法羣望翕然此深為先生喜者惟

先生知其發於真悃而非諛詞耳遠惟為吾黨自愛

與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旨朱子全書關係緊要交與熊賜履李光地纂修令所奏目録次序有未畫一之處著李光地移會熊賜履商酌妥當畫一奏明然後將書呈進欽此切地前摺奏數條一謂讀書乃窮理致知之事擬次於致知之後二謂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亦窮理致知之要擬次於致

知之後三謂學之後宜即繼之以治以見聖學王道體用合一之意凡此皆據地淺見仰質

聖人不敢自謂有當也今讀先生所批駁則仍舊目次序亦無甚礙於理謹照舊目另編為五卷繕寫已完奉呈尊覽如尚有未當亦祈一一簽示以便改正又於本日奉

旨此書完竣欲發與熊賜履看若到彼時有所辨駁則從頭更張必致擔閣而書無完期矣須乘此時商酌妥

當則趲日纂修方無遲悞欽此仰惟
皇上訓旨至為明切地敢不小心上緊以竣厥事但先
生既在遠遇有所疑不能時時請正謹臚列數條求詳
確指示以便如式編纂
一當日目録原合性理語類二書合編者故未免有重
複參差之處如性理目録則有治道類之禮樂而無
六經類之禮樂語類目録則有六經類之禮樂而無
治道類之禮樂今全書目録中六經內既有禮樂治

道内又有禮樂恐渉重複應否删去祈詳示

一治道内有宗廟宗法二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然性理無禮經一門故以此二目附於治道今全書目録既依語類列禮經一門則宗廟宗法等已悉在禮經之内再出亦渉重複應否删去祈詳示

一君臣一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然性理所載朱子語僅三節查對吳總憲文來舊稿已收入人倫類中其所批文集内采入君臣二條則出奏疏今奏疏已

另編則此目似應删去祈詳示

一謚法一目查語類文集性理三部朱子並無片言及之者此目似應删去祈詳示

一節儉一目性理所載僅一條乃在道千乘之國章采出今既有四書語類此條應歸本章而吳總憲舊稿所批文集采入節儉一條查亦出奏疏今奏疏既另編此目似應删去祈詳示

一語類目錄有老莊釋氏又有戰國漢唐諸子性理目

録則但有老莊以下至宋諸子而無釋氏今全書目録以釋氏附於蘇軾王安石之後竊謂不如附於老莊列之後似從其類應否如此祈批示

與楊賓實二首

自聞太翁之變未能以一紙奉唁兼慰孝思道逺希便加以病憊支離塵忙卒歲情理之曠廢者多矣負疚何言河上之行乃藉以省覲晨昏且得親湯藥飯含之事終天無恨若神明有以相之不獨見天心佑善亦以知

雨露霜雪莫匪
聖恩於慰遣江干彌占沾蕩也區區以衰疾之軀孤居邸舍家間亡兒營厝之事亦復無人經紀京中親友近更寥寥以此胸次悄無佳況雖孔孟周程之書未嘗釋手而霽月光風之趣亡矣易稿重改一過所存舊十之一耳規模體制亦與舊不同恨未與兄對面商確以決是非欲寫一編相寄亦非倉卒所能辦也讀禮之暇幸於此書更一留神俟其首末貫通疑信參會然後合併

折中庶乎彼此之間互有啓益也孟子三篇先謄去試為細閱一遍以為何如有未是處即逐段劄記覓便寄示年月間倘得陳情祭掃當即預期相報覲會我於錫山揚子之間連纜旬日攄此宿抱餘惟斟酌思慕存神揚顯不宣

又

南北睽違接札方知又有萲堂之戚洊更慘怛緬想孝思哀慕情何以堪然各享大齡又見適以行役窑邇與

古人丐近地就養者無異崦嵫餘景及奉清光而湯藥殮殯一一躬親無憾此可謂純誠之感鬼神者為之布置安排非人謀所及也由是而推之人生禍福倚伏大抵如斯吾儕益可以坦然而遊於憂患之域矣惟凡嗣息未朕深用關情然為德不懈終須嚮報寒宗萬歷間有華溪老人者艱於生育六十而始生子衆人笑語不知華溪見子勝衣否後壽九十六其孫以是年舉於鄉猶及見之稗野記識長老傳聞如此類者甚多也衰疾

日劇退息之念魂夢為勞日復一日未得好機會蒼蒼者難知諒亦必有自然氣候昔所稱急流中勇退殆亦其時命適然也勞頓之下頗理舊業然今年所修改明年輒復不愜於心以是久未有脫稿文字易說改又十來遍與凡處舊稿頭面全非筋骨亦换又釐為二編一則依經釋義不入旁意一則發揮凡例推說精蘊篇帙頗多現已就緒稍加一重推敲即畧歇手矣先抄乾坤二卦奉覽字句亦尚有商量處然大致如斯矣中庸亦

分二編一章段一餘論尚未愜意然承索無以應諸友將此備禮異日有相見期會得假旬日面論庶有長益耳

與梅定九二首

保陽匆匆言别兩懐惶苦非復疇昔披對胸襟至今猶不堪回首也弟之涼德幽負神明不敢尤怨先生忠厚徹於表裏口不聞言人過何戾於隂陽之和而罹此毒哉古人有言名者美器造物忌之故明逸無子乃得中

壽堯夫晚娶僅以延年先生異日名家傳世當與二公同乘除之數或有司之者弟則學仕皆負初心將與蕭艾委翳若但以世間所謂名位者凖折天性之傷豈不滋慼乎殘疾彌劇而

聖恩深重未能引去又恐庸才處非其據晚節末路之難深可憂懼此與先生投老丘阿委順造化者更甘苦相萬也數年來著述雖有數種就緒然疑問存古之類尊意以為不可不成者即後學所不可闕精神稍健幸

幷日為之來書謂體氣勝前此周公有鬼之效也尊稿有陸續成者煩令孫寫草先寄遠期為絕學自重

又

違誨儀及五年雖音問間歲一通終未如時親德範面質奇文疑義之可以開愚蔽也無日無夜䰟䰢不念家山而次且濡滯明歲即懸車之期矣猶未能自保獲踐古義否也先生山林日永得遂卒其大業以知修文述古自有天命更知比來體氣清佳未減於昔未竟之緒

鬼神相之矣凡屬舊遊無不深韋弟舊殖益荒獨於易學汲汲欲終初志然旋稾旋棄自知未足就正有道蓋雖無述作之才而頗有自知之審故也歷象本要雖於此道未能萬一然經高明增改故亦不忍便毀棄之㝠間復點竄字句諸友重為圖畫繕寫雖竊取疑問彌縫其闕終是隅壁堂下人窺影尋聲其弊至於扣槃捫燭之為愚古人所以重口授親炙者蓋以此也因便寄正求暇三五日正務細為刪改務使文雖淺略而無譌謬

非欲以示他人聊欲稍決疑瞢而隱之於心也圖有舛錯亦求標出不宣

答安卿仲弟

來廝去後我又病嗽積月甚虛弱總之衰期已及畧失調度便使六氣侵薄腠理以漸而入府藏其餘保攝猶可自主至於衝犯風寒犇走疲歠則與仕宦相為終始無所施其宣節之力也頗有陳情省墓之意然奉旨編朱子書未竣須畢此乃更擬議弟行取恐格於大

臣子弟成例要之功名天定以我平生驗之一毫不由人主張且隨分及物百里猶勝曹署但觀人情事勢以為行止之決可耳固不汲汲於進亦不可犯古人苟去之戒恰當其節方合出處之義萬一上官禮貌未衰學校農桑之事尚有可為赤子竭微誠者留遺愛於一方不強似博一卿相耶弟好讀西方書無用如惮理致淡平者即前漢後漢人物志傳亦好觀中間有許多可師可法之事便可印証今日進退行藏也我此三年間甚

有疾病災厄雖然摧感亦不敢忘戒懼雖然任運亦不敢廢調攝知晚節末路之難時刻愛身補過其餘則倘來安之耳此近狀故相聞

答魏君璧王振聲

諸兄奉旨學習樂律能通其意聞之不勝狂喜近代讀書人於八股外無所知曉諸兄倘非遭遇聖世安能開口出聲而譚禮樂之事哉僕雖看過樂書

盡是故紙空言真馬貴與所謂刻舟覆蕉扣槃捫燭之
為愚者也前在暢春園
皇上賜觀律管無聆吹按之聲微能知其和諧終未喻
其要眇所望諸兄盡心學習他日悉以告我耳此事千
載絕學非
皇上生知大聖安能使理法大明於今此殆天意也已
摺請
勅下施行蓋僕雖不知律而見

皇上前後之所參稽制作鑿有根據故輙獻妄言或不至隨聲從訣也諸兄已能辨音否素謂周官郊廟不用無射為是金氣之盛又不用太簇為是黃鐘商聲試察驗之果有清厲殺伐之音否空言無益須有徵乃可信

與魏君璧二首

十日相聚頗慰所懷來章甚佳近來詩學尤進也謹飭收斂臨歧數言盡之相期遠大尤當以酬塞

聖恩為念不獨身名避禍幾已也僕年已稱上壽過此

不敢自必況耳益聾殘疾益下脱雖延視息亦未知五官四體明年復作何狀荆國詩云我老孤國恩結草以為期惟予善事主有知無不為千里遠相望昧昧我思之此刻不暇和答借此數句以寫吾心可也

又

自客歲重九張家灣解纜直至除夜方入里門蓋水程既巳遲滯中間又有幾段陸路衰軀不任疲頓遇風雨須停歇當壯盛時不及覺老而後知行路之艱也所喜

聖人在御海宇清平山行水宿毫無顧慮所至人民熙攘雞狗聲聞詩書弦誦之風迥異疇昔到浙江遂取道江西歷覲玉山鵞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御扁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太平之人蒸載恩華榮耀祖考忘乎疾病枝離之在身也兹以

萬壽節未得隨班叩首特差家人齎揭恭祝恐

聖主垂問賤軀形狀地方光景附此奉達不宣

與浙江巡撫徐善長

先生為邦方朞輿望大洽韓子所謂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草木臭味固共愛惜其行藏也弟離山二十八年得蒙

恩休老為幸至於寵榮有加則非始願所期念與先生卅載相知中間契濶風顛迴首如寐今弟老而先生亦非少幸晞日月末光江湖邂逅悲歡交并傾暍何極自登舟來計日吳山而水行濡滯於今始達境上開書見

使德音琅然知先生之代數亭站無異弟之預整冠裾也不宣

答富韜尚

東垂寒露鞅掌為勞然吏事之暇彈琴賦詩比之朝朝趨直觸寒冒病者猶倍蓰相校耳王司馬言亦相憂至意葢恐宦途之累愈積則愈深也凡兄自滇南以至來東前後所屬望於弟者非不備悉雅意然未甞不歎待弟之厚而規世之左也薦賢是寥濶難行之事區區薄

劣又非其人也中間有逖聽不審致親友相尤望者皆傳說之誤耳且人所至親極愛急欲吹噓而置之青雲之上者無如同懷之兄弟嘉魚沈埋公車二十餘載耜卿亦以措大終矣雖無奇才異等然嘉魚涉獵經書通算法耜卿能背誦十三經而解其義比之今日名下亦非無一善可稱者縱弟避舉親之嫌何不宛轉營托同升要路而使之畢棲漢水之濱投老湖山之上哉區區衷曲不樂自白姑舉此證以為不知其形者視其景則

可知矣而猶云云是兄待弟之過厚也詩賦一道當留為吳越羔鴈誰敢與之爭衡黃石齋云吳兒往往輕閩音蓋魯為齊弱久矣如寒螿之魚聚而相濡沫無益也至聲韻一事風土所咻散而無根古今未始有定論也邵康節以際天人之學定為平上去入開發收閉諸部欲以倡和律呂窮萬物之變然議者擯為西音莫之循用今言南服侏㒧吾土為甚弟前書所謂閩人而欲同天下之文者恐言未發而先破朝士之口矣兄之規時

也不亦左乎區區之私但迫欲以垂暮之齡觀幾乞退而思得古心樸貌如兄者相與吟詠山谿優游餘景耳誠恐吏路傾仄異時有良朋永歎之羞是以前書直而無禮誠知其過今翫來示知綽有餘才浣慰何似罪累之外餘不足計也臨風瞻溯

與滿晃山總督二首

前小揖煩勞使者萬里投遞感不去心至荷

御筆批答又

旨命省視老朽存沒之狀跪讀悚切至於零涕弟自抵里數月竊見民俗無甚震驚官邪頗有畏憚近時暘雨應節順序此皆開府正已率屬勞政勤民之效也屢承下問反覆思維未有以助治化者惟是士習久於競嚚民風亦極險詐詞訟十紙未有一真彼此傾危詭僞萬狀倘或通飭有司必須就事論理勿避强以逞豪富之奸亦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務令訐告稀少閭里相安則風俗之歸厚也有日矣此自明睿所最洞晰者老

生常談徒成贅論也近日訓誨自家子弟姑以家法治之倘終無悛心必藉威嚴懲戒當列名撿舉望為我一肅家規也不盡馳仰

又

价回捧讀尊示具見台慮之詳漳泉雨澤雖稍愆然惟海濱頗苦若近山諸邑如漵縣者則可稱豐收也兩浙屢有澇患今又重煩尊神發倉賑糶之外似無長策當年直隸亦有兩府罹災捐俸煮粥借庫銀五萬買粟平

耀但所差州縣印佐官須極老成慈愛而又精明幹練者甚不易也明府籌畫周詳兼有徐撫軍協議自然能為一方造福下問所及愧無以仰贊也不宣

答陳眉川中丞四首

明府厲行清修得儒者澹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心以教人成物為念移除來茲真九郡士民之福也前翰垂問未有以復蓋教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講禮義廉恥自士大夫犯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於行齊民

亦惰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所能還返也

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令

聖上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貨賄絶請謁以外如何可以成材興學郡縣則謹簿書飭簠簋以外如何可以厚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虚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户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生常談聊

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席在宋元間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不放蕩耳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學植淺薄者固無以服衆即稍有聰明聞見而習為華贋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翰林世遠有嘐嘐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朱程為宗經史諸家漸能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

府若欲引與共事更盡前輩切劘之義庶幾於斅學交

收其益也弟抵里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

未暇與之語上聊為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

刑守法而已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

頑梗負恃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殯牿

故願豫知之也吾輩受

恩深重砥礪同心倘有教誨無悋嗣音不勝顒望

又

价回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於楮墨潄鄉自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潄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無望矣若徒課文賦詩為制舉之羔鴈而已雖使科名盛如吳越恐非明府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蔡聞之志尚不凡既蒙招惟授以規撫次第賔主相與設誠而致行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閩學之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不宣

又

南�舒炎緬想仙鄉風候於兹爲烈況名賢自有性分清薰啓處安和可卜也朱子全書前歲制軍惠示一部兹周易折中校刻之工尤為良善此二書

上意在廣播雖有發在學宫者而庸鄙束之高閣士人了不見聞似須許坊賈刷印行賣先以百十部付之俟其鬻盡更請庶幾猶有好事者樂覩在此時閩中則漳州士子最有高興每販古書者至漳未嘗不售盡也惟

髙明裁之餘悃嗣布

又

衰疾已甚坐立俱已艱難無論宣力徒以
聖恩逾分牽勉扶曳一望闕廷用盡餘生葵藿之心來
書盛有稱引不但德不逮於古人亦自度漏殘聲稀非
復大扣干雲時也明府以醇學清修有虔秉鉞自是七
閩蒼生厚福過承沖挹誠未有以効芻蕘者至於俗化
澆訛由於長吏政教之不先訟獄以貨賄為髙下農桑

學校嗤為陳言而莫留意則昨日固已及之明府亦甚深憂累歎於兹矣或者振動懲創時行一二於寛大寧静之中吏畏則民懐奸鋤則善勸不知可為新政之一助否今日俶裝明旦於鳳山橋相俟眠食格言長路當以以書紳附謝不盡

答江蘇廵撫張孝先

先生清風惠問披拂三吳故令士民謳思礜命上達蚍蜉之撼莫能謗傷凡屬同道無不仰頌

聖政而私喜賢路之不崎嶇也弟舊庇棠陰朴幸尤切屢荷翰教不勝溯洄之慕直以衰病虛黜朝班未能親承講論早晚倘邀天澤歸老林丘維舟閶闔一瞻德粹是所夢寐繫想者也耒一

與浙江學使汪荇洲學士

去歲舟中夜話無檢課牘殊愜鄙望今竟邀譽命所謂神之聽之文章有神者果矣到京後累承折華以為慰

薦自答冬丁

國邺春來職鞅頗多未去之身義當黽勉數字寒暄無暇相寄然所願者益勵素心使上下無瑕可摘非特懲毖於目前近事而所以風流兩浙百世不磨者在是矣論文之隙以真品實學誨諸生尤當有興起者前此一變至魯今三年養育成就豈無趨而逾進以繼吾聲者乎今昆竭誠相助又得多聞直諒與共晨昏自然儒效彰明俗下相咻盡不足信也僕衰聾已甚勢不得不力

匃歸山倘於桐水三衢之間重獲邂逅豈非厚期預寓

數字相報諸欵未悉

榕村集卷三十二

榕村集卷三十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傳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不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嫠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

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為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袜屨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袜屨或雞黍厚款之不受直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為兒跡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毗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為父子相繼作羇鬼使我無

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以兒為念遂遍走尋覓足跡幾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為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憊若此何為者原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為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

謝去而返南踰洺漳向洛汝而行所歴寺剎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為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盍出與叙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茍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為宜捷於枹鼓何乃淹歴時歲無歿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

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
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
復返原牽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
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
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為之嗟歎至於今
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
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百身

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於名教勉强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撿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銳峯和尚傳

銳峯和尚者俗姓楊少爲儒業稍長激於家落内釁難髮依僧在順治乙未丙申間年四十頗能談論賦詩與

予諸父相往還一日大冦林某刦余家十二口以去索贖甚賖羈縶榜楚者年餘僧謂余仲父曰是望不可厭也冦强而驕有玩心夜覆其巢家可奪取也吾徒某能識賊山後路彼為導而君家僮鄉衆隨之出賊不慮萬一幸濟卒用其言脫家難五十而受法於其師稱悟道偶邂逅溪亭與余語余問人與禽獸環復轉生信有是乎僧曰不足問也佛法所以觀天地者用心法觀而已矣夫人晨暮逡巡閒變滅萬念為人者屢為禽獸者屢

矣又問悟與修孰要者僧曰發大願力為要大願既堅悟與修精進乃可語耳又問佛說所謂了心性者如何曰除善惡無記問其指曰心不存惡亦未存善又非昏然不省覺者是除善惡無記是後居余鄉之南山閩亂時危苦無聊數登山訪之或竟日話所言皆能發人心意計度世事成敗人所以處置患難甚有中機者旬月下山與吾徒遊默然終日坐言笑因物雖酒肉狼藉於前自食一盂飯廁其間無厭惡色尤喜與人奕敗則

拂衣自笑然再强之亦不倦作詩率爾而成時有可誦句年八十五晨起沐浴端坐而終

顧寧人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吴之長洲人自幼博涉彊識好為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頽址有古碑版遺跡必披榛菅抉斑蘚讀之手録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獨得余始官

庶吉士曾相從為半日話時余於音學無曉也寧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譌反謂古書為叶皆非也唐韻以江左末流部居悉舛分合之間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為正質驗字旁分者并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余聞言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言緒未達者自以意為之説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没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寧人之學

於是始窺其備蓋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流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别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復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秘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録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辨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潘耒刻之閩中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令人必刺切經情傷物以

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閣百詩小傳

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捜華擷卉為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為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真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一

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籍羅湊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極核間有出新意掃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為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今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清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衷贊經史於方徵補遺逸之文獻是誠可悲也

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皆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痞歎先生子詠求余言揭之原余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為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

馬聊寫余那頌先民之思倣司馬氏伯夷屈原體爲閻

先生小傳

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因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

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

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名入為内大臣

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巳

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

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

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又懸所在雖響應作

聲勢實觀望不能為之助也繞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

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泝江而上所過

不留直趨荆襄呼名滇粤三逆藩與之連結揺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檝之便而敝攻圍故知賊無能為也余以是知公能明年

天子以海患久未熄復起公提督水師専平海事越二年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据到彼未能

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泊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静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為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為將

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剋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為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是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冦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為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

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未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

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公以功進封侯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書吴伯宗尋弟事

吴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未得其次者忽又失

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為髙姓人僕髙遇之頗厚且感其兄之義謂之曰吾為子善撫以待子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寧古塔將軍所部下寧古塔者北去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脚天明墮指裂膚之地

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

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跡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之使部下將領質馬中間伯宗忽躍起不跪將領怒而朴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王法不宥之人也美衣帽平立官側民兄弟良家子為奸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闍巔白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寧古壒正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

中僵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髙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鬩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富則競財産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間之漸而陌路不如故裒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為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決及其出關訣李之言則之死而不悠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唏

哭失聲嗚呼小宛之哀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國相澤州陳公高其義旣與為禮又為詩七十六韻以譌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者夫農之秀者則升為士古之制也蕘缺茅容路側耕夫以內行之敦為有道者別識卒於賢臣名士青史爛焉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願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未

澤於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

王政其舍諸

行狀

吴愧菴行狀

君之歿於京師太翁實眡焉親見予之病亡憂戚棼亂幾無以自勝一夕進小子地謂之曰吾哀而不節神明荒矣又父子之親也屬辭為難夫交兒之久識兒之深舍子其誰矣兒命雖夭而行有足稱者子其述諸抑猶

吾兒之志與地不文者也又不能為譽顧與君交異尋常不得以拙於文墨謝聊述吾所知於君者靡一字逾美耿死友於幽冥也君諱曾芳字孫若第南宫後自號曰愧菴曰吾學行未成而亟臻玆聊以志吾歉也自其五世祖恒菴公來皆世修儒業文行蜚聲處者仕者操持特吉以為常君生質清明神奕灑落自太翁以淵源之學著述選訂無翼而飛君侍側有所聞然居恒不拘拘佔畢纂組而凍解冰釋發於天機篇成而人見之葢

莫知其所以然也丙午舉於鄉五策簡要明剴易人所難丁未試春官僶得而失庚之役今甲一變矣君在舟車中始為䶢經談理之文隱括合體度中程式聲色詞華爍如也遂振籜取高名其天材卓絶如此性行至孝出於自然無矯飾自太翁太母感其誠稱之無異辭者比與太翁周旋道路爰及京邸太翁少恙則寛寐為之不安三餐茹歠偶失調度則憂形於色睛陰愉怫拊摩慰藉務使體適而心懽焉其胸中無宿物愠喜隨所觸

過而輒忘與人交開口見肝肺或為人謀必竭其忠樂道人善不訐人惡及夫聲色睚眦卒能理遣不圖所以報也性坦易恥修邊幅外視之若絶無稜崖者而實有觚隅不茍為破節事姿識通朗善察人情偽曉暢事機然實知大體執大義非小黠為錙銖者比也吾於君中表兄弟辱傾知者最深自往歲同鄉薦循是以來四五年間行住必共藟葛之後繼以新姻指壬為媒合若天作成進士後與君竝擬清華之選試詔東閣之下君乃

竊謂余曰余得失無足齒然得幸相從假三年優暇讀
書論理以補吾欠是吾隱也既不得遂則又曰吾别子
而歸所憾者此耳至彌留垂絶猶以是相感歎嗚呼其
所嚮乃如此而身彫零不得致也造命者其果有知耶
嗚呼哀哉自革至歿神氣清整言身後事不亂若豁然
於去來間者憶丁未春試日之前地夢仙樂降康迎君
於館卒之夕又夢君來相見執手升階陰飈盈堂君撫
余涕泣嗚咽不能任詢所從來云得假於帝者送之出

户擁喝甚都嗚呼君之精魄靈氣不與土苴腐散無疑也男兒修短命矣如君者未獲世之滋垢而速返清虛夫復何憾獨其家貧遺兒小棄煢煢之親捘以劬勤抱孝思之大戚隱幽憂於九京平昔從游靡不永歎而況於生死形魂之交如地者哉君既辱余知死又余屬知我貧也知我不利於時也君於余奚取苟有鬼神覩余相焉耳矣君年少未有設施於世故約略其行質諸親友既以哭吾私亦莫使化者渺無聞焉

先太夫人行狀

嗚呼不孝光地等誠薄釁深不獲更徼休福以引吾母年於數年生死長訣皐戾極天聞報摧裂荒迷哽塞獨念母壽登八十强半在貧賤患難中際窮不仆遇險而脫晚乃大蒙

國恩褒封三至見其子孫科第三人八十之辰尚能强起受家人拜逾二十日病困呼子婦諄諄教誨凡七日夜而乃瞑然而含此在古人稱壽德考終焉孤等既無

先顯之才誠孝之感緬惟祉不虛附盖母生平孝慈寛厚達節明義有以致之將邀大人先生衮錫片言用耀幽翳雖在昬積不可不忍死以有述也母姓吴氏安溪儒族吴公叅贊女年十七于歸先大人逮事舅姑以敬以愛最能得父母驩心處妯娌間終始以和忍羣莫間言鼎草後閩中多故山訌海潰迄無寧宇母隨先君轉徙避地至於危巢深箐猿狖之家皆托足焉先君剛正而母佐之以和柔故所遇而安雖有鳥獸蟲蛇不攫不

螢如是者幾二十載曾祖以下兩世未葬惟先君彷徨日夜卜兆開墳惟母營謀拮据佐之兵燹後村落焚燬先君未有棲止亟構一椽以依先神亦惟母節嗇萬端克竟其事家極貧窶衣食之入悉為葬塋祠宇祀田費至饑餓無怨聲流離中未嘗肯使諸子廢學內雖甑空館餐必具雅不樂諸子濫交惟儒衣者造户雖不告豫酒肴焉諸子不學憂見於色聞讀書聲則曰吾貧不恨矣先地既幸成名官翰林丐假歸覲未三月三逆亂作

閩以蕞爾地二豎居之務在汙辱士大夫以固民心光地遯而野處幸無磷緇於賊而為蠟丸報至尊父母實教之大師既收疆其明年又再亂漳泉所屬縣皆淪陷光地守一村與郡城相犄角如湯雞釜魚坐待爛耳時光君既背母絶無兒女子怖畏態鄉里走散母獨與光地俱且曰汝惟義之為吾不懼也於是密請兵於親王將軍廵撫鼇嶺濟師萬騎飛渡而重圍解嗚呼當艱危時忠孝之完虧呼吸間耳一毫之差千仞

之墜古今有際此不能決者多以父母故也今毋幾微
蠱於利害悲啼援裾方寸必亂孫等將要領之不暇保
又安能苟全身名以有今日晩荷
國恩稍稍得温飽然勤素不改其舊晨夕紡績至於耄
且疾弗廢臨歿之言未聞其悉而伯父書云皆忠孝友
悌之言也無及私瑣者嗚呼母之始終大畧如此母生
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六十之年翰林庶吉士封
誥適至七十之年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封誥適至今

八十之年翰林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封誥又適至綸綍臨門皆與懸帨不相先後蓋巾幗知大義若有冥符之感焉惟孤光地弗類數十年來色養無狀居官又無勤勞大負慈母拳拳報

國之訓而今而後雖自悔責其將何及孤露餘生縱未即填溝壑而報酬又何施三春既邁風樹遥落悲夫悲夫末可追已大人先生有以哀亡而未棄其孤先親不朽孤等死且不朽

墓誌銘

代仲父為朱氏姑墓誌銘

余兄弟六同母者四女兄弟三同母者一即妹也妹既適朱氏吾母以少小愛之故每思憶輒病沈頓歸則為之脫然輾轉憐念心口呼哦至於大故妹既得父母歡而尤竭誠於兄弟凡郡行館其家饋奉接待腆而加愉其事兄雖父弗翅嗚呼吾母於是為能愛矣入朱門克幹其家其才優旋犇走於亂屢還與兄弟相依卒死於

兹又十餘年間甥繼之妹夫又繼之甥巳幸登科爲當振朱氏以慰妹心而亦速夭其命嗇雖然自妹有行則困亂數寧歸卒於斯今又以時事弗克合祔藏於斯生也淇衛之思没焉營丘之首雖命則然抑亦吾母與妹之志也與妹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於感化里上黄肚鄉之鋁孔崙時日孔亟其孀孺不能備物其兄弟亦不能勷也納磚於壙聊具日月而銘之曰

生不遠父母兄弟藏鄰先世之松楸䫆僥此宅義歸於朱以永其庥

姪婦翁氏墓誌銘

余之宗屬稠彯冠一邑自能書為儒外其有行義材幹魁傑拓落以自見於鄉里游大人成名者尚數十輩若猶子行世若其稱首也余既素知世若世若又有子讀書能文辭余謂世若之世將顯矣一日次子廷璋抱一編拜而起視之其殁母行狀世若所述於是二年矣卜

眉有期于我幽碣余曰詇墓非古也况我於而親以屬則宗以叙則尊且婦人無外事以不見為德吾烏可疊疊為虛辭充幅而已乎葢古之為志也譜日月備世系爾也雖然吾有所感焉不可以已昔者吾鄉俗之厚也不可見矣比年以來人不識禮義女子攝夫職把門户有大事公議則丈夫遯匿使婦人出而尸之暇則相從宴會遊遨為歡談笑譏切旁及當世之務其外人弗之禁又從以為能嗚呼豈不痛哉古人曰福之興莫不起

於室家道之衰莫不由於閫内以吾所聞而母事姑奉良人以孝以順子之翁家貧好客而中饋無譎聲歲時躬履田園收其枲絜菜果麤衣塗手不辭爲良家婦可謂賢矣昔者子之王母寡居厲志翼而翁而伯叔於成子之母之德又如此此福之基也可不勉諸廷璋泣而受之姪婦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姪婦課子有方又嘗夢其亡舅謂之曰若善事姑必蒙冥祐然則斯藏之吉不蔡於陰陽銘之曰

陽節流邁委翳陰魄儀範昭然不掩厥德志誼有終
矧予世澤

族子世寛墓誌銘

吾族子世寛卒練後之四月其孤鳳先等以葬期來告且泣而請曰先子昔厚於從曽祖封大夫晚又獲愛於叔愛之斯録之矣願得一言嘉其行誼將以寵諸幽乃本其生平而誌之曰君諱夢植世寛其字也號澹齋父蜚碧公蚤卒母洪氏撫孤四人君為叔子稍長能自樹

立有長才以勤嗇起家為望人俾寡母生食其孝養復痛其父不逮贖歸公祭田俎豆之宗祠以榮之晚益推其有餘流民之來於吾鄉餓者與之食貧無殮者畀之櫝材以百數先大夫再新宗祠君亦舍財搆為廊廡完好其內外山行水涉惻然動心為橋梁以通津或平庀硧𥖁疏為道塗肩者徒者多侈其利焉於是前後之仕於吾邑者皆以禮禮賓之嗚呼勤於積而不儉於施嗇於己而周於衆其所以𥙿先燾後委祉於子孫者亦云

有志於是矣昔我先大夫追孝前人又嚴於交處而獨與君胥腸必敷無小大無或不諮諏無逺近無不相及移時歴歳於君未嘗有所厚薄疏數君亦悉意與偕衰壯惟一先大夫屬纊之辰距大斂巳將一日君來哭拜四體俄動嗚呼君今亦殁矣姪親也故人舊也是將反於幽丘裒其原隰感痛先大夫所以終始於君死生之際烏可以無言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三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來蘇里之虞埔鄉許

磔宮後牛角壠坐乙向辛兼卯酉銘曰

嗚呼吾姪孤幼是丁爲爾自隲以底於嬴孝心爲質上逮宗祊施而不窒哀此獨煢漸遠是即嘉魄於塋銘吾述之爾後之成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年二十而歸余性安靜寡言笑親疎雖莊其淡然莫能捐其口過以疵來時正家貧窶何有何無母太夫人必躬親之而夫人佐焉逮余著朝籍僅一請急省親

而值閩亂七載憂危繼以先君辭世艱窮萬狀及爾顛
覆相保至於巢卵無傷嗚呼何可忘也戊辰後余一出
十餘歳祖贈公祠中堂甫新而前楹未搆夫人自倆百
費連垣接屋門堂兩室不斂不醵奂然就成焉母太夫
人之喪余留京守制自宅恤至安厝凡百哀勞皆夫人
率我諸昆經紀其後乃將子孫視余官舍聚首七年護
長子喪以歸又五年而夫人亦繼逝矣嗚呼夫人以余
貴累荷

國恩窮極品服拜舞私庭世俗所艶也而其始之鞠囷中為諸子殤折摧悲實終身無樂況非夫婦之際其孰能知之夫人姓林氏歲貢進士華捷公之女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三令余丐歸買地葬夫人於光得里形家以為吉夫人其安之銘曰

同穴之義著於經誰謂後死者撫綍以行子䫉有歸余心寧終爾慈愛福我後生

冢男鍾倫墓誌銘

兒名鍾倫字世得生而聰慧四歲未讀書先能識字誦千字文竟篇稍長性至孝凡其父母疾病婢僕侍者夜闌皆倦獨不解衣扇爐下需湯藥立應二十能時文與詩甚不屑為俗體志亦向學而夙多病及余宦於官又代事祖母勞家計年四十四而夭故有姿性而不能充之如古人要其可稱於家鄉者犇走陵阜度祖母之封自得吉土營費勤劇哀叔歿而推與之禮者舊畜孤嫠拯憂困能别而有恩指擯鄉邪義動於色此親疏有述

不以父子之私也癸酉舉於鄉余視學及撫軍於直隷皆從入閣命至而兒已病困咫尺不能同行朝暮馳急馬相訊既色起而旋反遣醫去猶能詢我安候而瞑閒喪裂胸慟可勝哉初娶黄氏先逝繼娶何氏則今合祔者也後兒九年歿獨為長媳撫諸孤風雨之餘不覩寧宴故尤可慟也今以某年某日葬兒與何氏於本里土名成道院前望諸先墳尤近父為子志非情所堪也歲壬子余感異夢謂兒當特上青霄者一科未足厭兹兆

也嗚呼或在其嗣裔銘曰

期汝堂礽而夙山阿人能弘道其如命何有根者必

蕃庶以榮其柯

施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昔余請急時正當靖海將軍靖海侯施公平島之歲其用兵本末悉所聞覩若乃逆揣賊形預握勝計排衆議而駕南風奪澎湖以扼要害凡其蕩掃六十年盤互積寇不旬朔而功成者皆準以氣節風候晝行夜泊之宜

參以敵將敵兵彼已强弱之算詳慮以坐籌而神速以決機雖文淵之圖隴右指畫山川鵬舉之定楊幺刻料時日不足遠譬也故公海外勲伐人盡見之而其曲折深密則余知之尤詳又二十餘年公去世久矣地代遺綸扉公嗣子襲侯爵世范踵門請曰范生母張太夫人所生男子二定海總兵官今陞提督廣東全省總兵官世驃者與范實爲同懷太夫人以是春二月終於定海官署念先人舊交微子莫與志其墓者余病且不文一

切應酬俱斷絶然枌榆寧靜嘗於公有徵管之歎且深交至戚義不容辭乃據狀而撮其畧曰太夫人張姓系出閩之同安望族生而端莊幼嫻女儀年十六歸於施公嫡媵雍和終始無間侍養洪太夫人尤能得其歡心及公留京為内大臣宦槖素薄太夫人至鬻簪珥親女紅以佐家使公無入室憂而又日夜訓子讀書十餘年無倦色公銜

命再督水師平海則夫人二子皆已束髮能從戎夫人

勗之曰勿以年幼而忘請纓之志殉父報

國在此行也事定之後公封大爵世襲罔替遺疏以范嗣封而驃自山東濟南參將歷擢以至專閫皆位尊品極繩公之武夫人往來就養其間諄諄教誨無異幼少時嗚呼觀樹之根視其枝其條遠而實繁必其資者厚也公諸子皆質有文武自振於時夫人撫之一也而其所生則又卓卓成就如此厥考功烈之所貽内德純茂之所鍾於是乎不可舍一論矣夫人累以子貴受一品封

及迎養定海恭遇

南巡特賜

御書錦堂萱茂扁額以為光寵病革之前總戎君以軍

政自陳

優旨褒留夫人猶及見之感激涕零呼總戎囑以忠孝

而歿嗚呼二子雖哀可以無恨矣夫人生於某年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夫以公之

百戰勤勞歷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此詩序所謂

乾隆御覽之寶

德如鳴鳩者而匡衡又謂福之興莫不始於室家則其多冑象服昌大厥嗣不亦宜乎銘之曰

南陽擇德令淑實當彌厚厥積是以世昌握節分茅
寵籍紛紜載此天光游於九原含彼純懿復歸於坤
我碣諸幽以兆其子孫

榕村集卷三十三